

2

^ 16
4035
20



紅印
128
0003

紅印

韓昌黎集遊文且錄
卷之三
詩
贈何如松
送吳
有所
柳

紅印

物研圖書
10. 29 125
29. 9. 9
教 授

八 16
4035
20

<99-136>



韓昌黎集遺文目錄

聯句

有所恩

遣興

贈劔客李園

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韓昌黎集遺文目錄



嘲鼯睡 二首

畫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不飲

辭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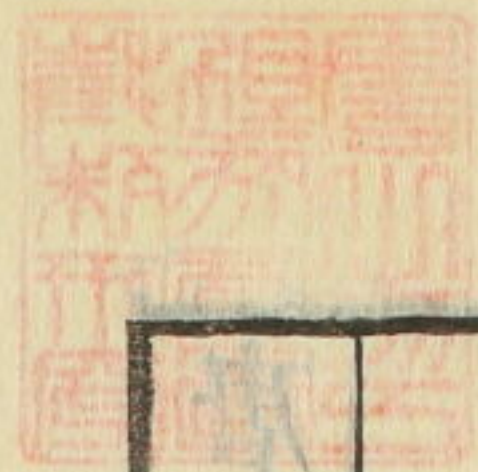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池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

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

淑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卽位賀諸遣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

潮州謝孔大夫

疏

憲宗崩慰諸遣

題名

書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天封宮

迂杜兼

華嶽

韓昌黎集遺文目錄終

唐韓昌黎集遺文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俱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 日夕千萬重 年光坐晚晚 春淚

銷顏容 臺鏡晦 舊暉庭 草滋新 茸望天山

上石別劍水中龍

愈○後漢書班超傳注西域有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劍水龍即張華雷煥事已詳正集二卷利劍詩○末二句自是退之本色句法

遺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全詩有古致若起處更能變化益以莊雅便駸駸晉宋間矣
 常恐金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鴛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遺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既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鏃郊遠甯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

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郭元振古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紫烟紅光紫氣俱赫然
 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蝘蝘愈雷煥別傳煥為豐城令撫獄地得石函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磨之光照耀漢書注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
 一裝以寶劍仙篆其文郊吳越春秋秦客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澗而出銅蛟龍捧爐之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治子造為此劍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可用懾百神豈
 唯壯三軍愈○列子衛孔周其祖得殷帝有
 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歿此劍
 將誰分愈○越絕書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
 太阿阿一曰工市東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
 龍淵淵米如登高山臨淵欲知太阿觀其鏘
 魏魏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鏘從文間
 起至春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絕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
 有十閒雲愈○豐城
 詩

同寶

韋執中

尋劉尊師不遇

得詩字

得於區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
 同洛陽令寶年河南令韋執中以訪
 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
 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此詩為退
 之所作似確有証但氣格與正
 集諸詩絕不相肖俟更議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用武陵避秦事詳見正集三卷桃源

還隨躡躡騎來訪馭風襟

唐書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

月朔來朝太史密伺之言其有雙鳧從南飛
 來於是舉網張之得雙鳧乃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莊子列子御風而行院閉青霞入松高
 冷然旬有五日而後返
 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竊桃詳見正集七卷

春雪

以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射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春雪詩新年都未芳華者系之雖疑似公作然其詞特淺俗不倫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
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
口助月照天涯
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
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關辭家
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丁名雖云
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奇徐戎
元貞
十文年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雖上蕭條資用盡濩落
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
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授妙知天工既
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
時雍

嘲鼾睡

洪興祖曰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猶似之錄于未周少隱曰世

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諷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開縷眉石人戰慄體之句太似離隱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正鬼身可不可辨何孟春日退之嘲鼾睡二詩周少隱語其怪諷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為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之詞退之特用為戲取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狼頽颺吹肥脂坑谷相鬼磊雄喙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

尸長喚忍眾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

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癩疥音肥癩音瀾鐵佛

聞皺肩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

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

御皆倦息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

中虎號瘡兼吼餒彭越黥布也醢謂菹也雖令

伶倫吹苦韻難可歧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

為黃鍾之宮雖令巫咸招鬼爽難復在楚辭招鬼

日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鬼何山有靈藥療此

韋昌黎集卷之六

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

又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抽鮫鮫堯臣也帝繫日額

項項下世而生鮫堯使乏南帝初奮槌一竅洩

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

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艸木森萃萃音本萃

葦葦艸木盜賊雖狡獪不龜敢窺闚鴻濛總合葦音本葦

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嗷嗷忽若怨悵悵

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

一畚畚音本从夫从留或作畚○畚盛土之

畫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白

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

舌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日瞽幾不

成句其偽撰者尚剽竊月蝕詩意為之

贈張徐州莫辭酒建封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王女機上帛半作
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主之爪牙春雷
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當時四方多
警朝廷無詩
戰之意而諸將亦不用命故退
之春雷一語意若有所諷也

辭唱歌

此歌諸本皆注恐非退之所作
朱子乃始存之豈或有所賞於

云

抑逼鼓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
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
酒如醉如愁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

遣慳吝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
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發發直言
大聲無休時君發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
阻君意艷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
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
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正集七卷
已有雪後

寄崔二十六丞公然此作淡韻殊
不類其言至下結又大近釋氣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泥泥都無地茫茫
 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誅相纏不覺侵堂
 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鞦韆朝
 鼓發凌起山齋酪耐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
 其妍水主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殮思共飯
 夜宿憶同趨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漢揚雄著
太玄經以擬易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

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使範未詳或云疑亦

書名如聘遊記遣使錄之類也不然則謂主人仰容之模範卑離騷二十五篇屈原著

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鎔力杜詩松醪酒熟旁看醉韻會王莽造

契力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

百錯力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

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盃盃為逢桃

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料音聊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織
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朱子云按此文恐非公作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剖析聖人踐形之說最得解末示以注書之法云不取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此退之生平讀書會心處所謂不深不淺正在阿堵間也樊汝霖曰公作論語傳求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

聞韻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沂子在回何敢以成作先雖甚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見公武曰韓李論語筆解十卷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其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何也

愈曰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豈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

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

墓誌銘

下或有注并序字朱子云按此篇不類公他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木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

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
啓不宜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崧卿本有之以附朝野

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
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
遠無不實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
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

帶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自感皇恩
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
明無任云云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
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
敢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宜某再拜
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卒日恩赦今日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
 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
 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太賚遂延
 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
 同慶蘇渥或乙全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
 不勝欣忭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
 賀某或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及辨正。方崧卿云公既南行家亦諱逐。二月二十日已過南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

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
 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
 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與江。且詩謂日
 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
 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也。朱子云
 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
 狀無由可成矣。方崧卿年譜乃引曾
 江始與。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
 理。但恐或自巳過始與。獨家。在後而
 獨先。自到郡。亦不可知也。但其狀詞
 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
 非妄。故今為始存之。以見闕疑之意
 云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
 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關之每月別給錢區

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垂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實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太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宜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以下並方崧卿本所載○西京雜記西京

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基武德初竅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斐立

韓愈退之李翱習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
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
二十一日_二奠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公有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迨呼我持竿釣溫水是也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寺今在河南府城東唐神龍元年建皇甫湜有

碑記在焉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
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
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
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
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天封宮唐天寶初建宋梅堯臣登此有詩云玉檻刻年華應無愧前古蓋指退之題名也。歐陽脩集古錄云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母語笑以黷神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翠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

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
永時自化為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

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于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唐韓昌黎集遺文終

韓昌黎集遺文終

唐韓昌黎集附錄目

唐書本傳

附行狀墓誌
舊史傳年譜

宋宋

祁

祭韓侍郎文

唐李

翱

又

唐劉禹錫

文錄序

唐趙

德

書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脩

韓文攷異序

宋朱

熹

論韓愈配饗太學書

唐皮日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蘓

軾

讀韓退之傳

宋張耒

唐韓昌黎集附錄目終

唐韓昌黎集附錄

明樵李蔣之翹校輯

新書本傳

宋宋祁

翹按退之有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所載及洪興祖年譜程俱歷官記方恭卿增及年譜皆宜附錄以備參閱乃紫陽朱子恐其卷帙之累故特取宋文景公新傳為主而以諸本攷其同異詳畧附注於下翹則為從其說而易以本書並列之以見不偏廢之意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

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也然破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

氏其一漢弓高侯顏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潯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從昌黎棘城其一則顏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峻峻生仁泰仁泰生徽素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潯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破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講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破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校引董道說以為騫乃韓

環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樓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嫁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果出昌黎也則其去滎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

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脩武則無可疑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

誌按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

洪譜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祀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

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按復志賦云值

中原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今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入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

洪諱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諱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文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闕

水賦御溝新榜詩公各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翹按御溝新榜詩正外集俱不載舊史云大曆貞元

閒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與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

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攷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

人書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正外集亦不載筆談云退之應試題顏子不貳過論

主試者陸宣公贊也初開退之卷黜之次年復試是題陸又主試退之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名在榜中今翹按退之歷試諸題陸宣公為主司事皆有可攷已不辨而自明蓋其言特極論科場鬼神十年甲戌有之說故自不覺鄙妄如此耳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方攷云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

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志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

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滿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

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

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

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

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

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

舊史作巡官

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更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

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夜云蜀本焚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逾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

緩為疑也

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二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二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洪譜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

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鹽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憐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

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顯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顯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

洪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陞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

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為聲安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哉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夢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諱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

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吳楊兵曹陸欽州
僂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
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
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
來京師於今十三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
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
實誡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

方攷云唐制凡居官四攷爲滿公在官踰

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
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
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
巨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選也是歲七月
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可以攷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
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
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
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畀人

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條實錄又於實一
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
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
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
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
俟知者

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之半有
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
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
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官市之弊貶陽
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
也
方破云公陽山之貶寄一學士詩叙述其
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幸陽山神
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
則其非為論官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

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況翔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官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栢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窻雖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安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章執諛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

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名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官市旱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致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

洪諱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寇

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諱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賕徙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

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族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吳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

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簞笮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

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文并墓誌三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慶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為辭而去耳時宰相鄭綱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均也公以夏未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
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諱毋以正

浮屠

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畱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顯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

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畱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畱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畱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畱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畱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畱守及

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
軍人喪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
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楊之
果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基碣盧殷墓
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諱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
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
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

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
丞房武畢垌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舉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
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
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諱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
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

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元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二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任至四年春尚為博士晉尾已四年矣

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一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

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云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四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諡誤矣

洪諡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諡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僖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武功知制誥

洪諡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武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武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

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
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
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
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
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
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裒善
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
全篇良可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
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

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
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
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
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
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
貶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
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訛愈在江陵時為裴均
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

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洪謫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破功郎
 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
 不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
 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
 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
 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
 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他事改
 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二云月

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
 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
 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
 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
 戶部侍郎制一晉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謫
論淮南事宣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
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
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
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
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
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
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
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

洪證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
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戴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
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
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
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
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
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

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
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
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
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
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
公恨蔡州既平佈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
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
可不勞用歟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

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
栢青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
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
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
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
撰文勒石

洪諱云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畧文并墓

誌及東征往還酬唱諸詩晚秋郎城夜會
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

洪又云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
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
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至為夷法灼體
膚委畛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

言許格罪之誠宏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垂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凌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

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視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州疏出宿為歙州刺

史時宰相皇甫鏞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
 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
 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
 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
 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
 瀧水湍急故也
 方氏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
 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

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
 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
 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
 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
 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
按道里行程則方
 說為是但與大顛
 弟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
 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閱之可
 也
 洪諱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塚至藍
 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醜滋吐著食曲河

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顯臨瀧寺至韶
 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
 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
 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宣城驛記
 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州尊
 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
 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相傳退
 與佛氏大顛者遊有二書載在外集翹嘗
 已辨其妄矣乃更有簡師其人見於皇南
 混集中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
 圖之士懽快以持師獨憤起訪余求序云

名拜國子祭酒

資通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
 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
 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
 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鞿綦倫
 邪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非大顛者比而
 惜其名無傳於退之之集故為之附錄焉

洪證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
 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
 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
 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
 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名拜國

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
 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
 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
 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
 勰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
 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顯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事詳行次安
 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
 有顯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

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
 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
 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
 擇經畧使撫之又為柳子厚及姪孫滂祭
 文墓誌

洪諱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
 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其
 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
 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

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

洪譚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穎自代狀李邕張徹祭文李邕鄭羣

薛戎墓誌

按方氏增及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憐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
 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
 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
 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
 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
 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
 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
 家矣復何道眾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眾
 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

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
 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
 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
 部侍郎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

洪諡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
 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
 以誌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
 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

被廷湊，詔愈宜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諸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

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廻紇

名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臙血直今所患非

兵不足遽疎陳得失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

謂恐有誤也

洪謚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

使吳郎中次承天管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定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遠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艾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

洪諱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

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哉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

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

勢路絕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

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詮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

洪諱云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

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

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

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挈文并

李于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殘致仕狀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洪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

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微墓誌八月有孔殘

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

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

弟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

必視本州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

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

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

太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

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
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夢池上佳聯
句舒遐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咏多慨慷
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
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
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灰為一網及當臨
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
裳其生灰之際如此
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

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

凶一無汚我

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為然也。○翹按李石謂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負之曰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九討之此理所必無之事也翹已辨於十卷原鬼篇矣今據志狀云云更見其誣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
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
嫁遣孤女而郵其家嫂鄭喪為服墓以報

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
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
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致合傳記侃侃正色
伏其所詞

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
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館口講評夜
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
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
矣

碑又云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
負終不計歿則危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
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
對客聞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
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撰本元卓然樹立成

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
 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云至
 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
 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
 籍亦皆自名於時翹按墓誌行狀中有論論文
 數則已載見叙說不贅
 贊曰唐興承三代剖分王歧不綱文弊質窮
 搥俚混并天下已定滄荒剔蠹討究儒術以
 典與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

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
 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刻偽以真然愈之
 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
 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
 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
 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
 陳謀排難或孤矯拂媮未臯臯於仁義可謂
 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
 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

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
采之信卒，大顯於時。管孟軻拒揚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襄反正
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
愈況，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祭韓侍郎文

唐李翱

李文公習之此文朱子校本不錄然當時諸家哀輓祭贈之作亦不止此趨特以習之與公尤為深交況其文詞高古幾可追配目黎故學者多稱韓柳亦稱韓李也茲為存之以見梗槩云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
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
建武以還，文甲質喪。氣萎體賤，剝剝不讓。儷
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息動鬼神。撥去
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
羸，僉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
大變於文，兄之仕官，固辭於艱。疏奏軻斥去
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
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

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
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
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
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
久而不亾兄名之垂星斗之允我誤兄行下
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
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等百酸攬
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韓吏部文

唐劉禹錫

此文雖多闕畧然以其當時推韓公者亦可為至矣故錄之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
訓為徒百家抗行常時勅者皆出其下古人
中求為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熏聲奕奕金
馬文氣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
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
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遂
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

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同其壽茲
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
天與人好惡背馳管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
利刃開我渾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
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
闕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
言闕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有中夜驚良簡
書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
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文錄序

唐甄 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
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
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于其思入其文
也以是况于今大乎後金石焦爍斯文燦然
德行遺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
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
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

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脩

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篋奔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畧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缺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

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尤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

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
未嘗有遺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
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
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
至於此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
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
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
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
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

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所有舊本而校定
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嚮於古而韓文遂行
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
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
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
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惴惴於一時而
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
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
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

于無竄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奔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定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

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遺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尤舊物而惜之

韓文政異序

宋朱熹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枕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

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
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
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樊
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
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
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
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
於秘閣官本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吏所
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

之手摹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
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
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
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
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
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玆
請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
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請韓愈配饗太學書

唐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
可知也用於歿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
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
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太
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動天地感
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
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秦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震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

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
而釋儻歿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
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
夏歿不得配食於夫子側愚又不知尊先聖
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
子文中子之未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
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
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寧
投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

驟釋走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神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
 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
 生孔子之時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
 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
 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
 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
 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
 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獄降而傳說為
 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
 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
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闢
寰宇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鱷象之暴而不能再皇
甫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
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
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辛
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謹禱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管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
 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
 糠西游咸池畧扶桑州木衣被昭回光追逐
 李杜參翱翔沆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
 可望作書詆佛譏君主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斂鱷
 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操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舟與蕉黃公不少
 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太荒

書韓退之傳後

宋張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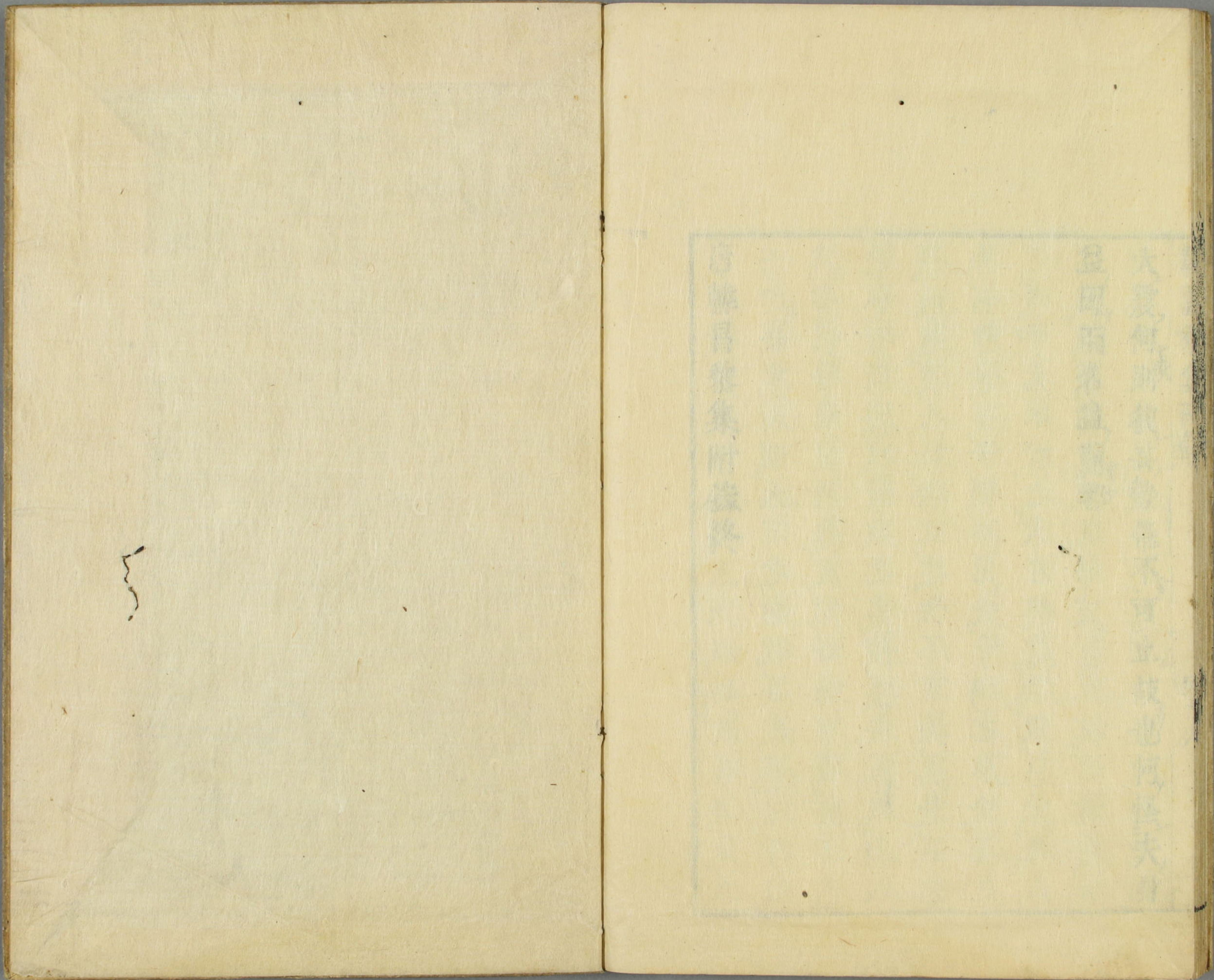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
 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
 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
 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
 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
 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
 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
 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寔沮喪湮滅與時俱
亾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
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
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
予曰是何足怪也管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
以天下轉徙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
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
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
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
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汗豉
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已
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
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
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
之川乎太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
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抗之者愈大
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

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
益困而名益開邪

唐韓昌黎集附錄終



言維昌集附錄

天授何謂... 聖國... 萬物... 天...

